

王

門

宗

旨

王門宗旨序

王門宗旨者錄

明先生語

也先生語難去取而間有所  
擇者揭其要也要語在論學  
而奏疏行移等具存者徵學  
問之實用也旨稱宗者明

千聖之嫡嗣也數門人語  
見而槩系之王門者統於宗  
無二旨也蓋自赤石陳公視  
學兩浙以理學化導諸生過  
會稽謁文成祠問先生書謂  
宜與孟濂洛並行因有是

命以犀山陰令瑤圃余君轉授予予不敏敬受筆札之役而太史石簣陶公實訂校焉殺青既竟或有問予先生之旨宜人人尊信而猶不免一二致疑者何予曰先生致良

知之肯本無可疑者也乃或  
謂知落情識難以明性若疑  
語未徹上又或謂知太徑截  
濶畧工夫又疑語未該下予  
竊謂不然心性有兩名而無  
兩體知是知非之謂心不識

不知之謂性似有分矣然而  
不識不知非全無知識之謂  
即知是知非而不可以知識  
言也此知通乎晝夜寧有間  
時方其是非未萌無是非而  
知則非無及其是非既判有

是非而知亦非有知而無知  
無知而知是之謂良知即心  
即性而謂之未徹乎上不可  
也不能離知言性則不能離  
知言學無離事物之知則無  
離事物之致良知上提示辟

之於行路者諭之足力非行  
何以顯足外足亦無行矣又  
辟之嗜味者諭以舌根非嗜  
無以顯舌外舌亦無嗜矣故  
功夫莫密於良知須臾不離  
也莫親於良知舉念即真也



莫嚴於良知毫髮難昧也莫  
要於良知二三莫雜也莫備  
於良知萬行俱該也一日用  
力可以取足而亦終身積累  
究竟難窮樵夫稚子可以與  
能而亦上知高賢了徹不易

不假文字反觀即得而實博  
覽選稽必資見聞求之未發  
親聞不着而實檢束持循不  
離日用蓋本末俱通初終具  
備無踰此旨而謂之未兼乎  
下不可也故曰先生之旨本

無可疑者也。然或者未得先生之意于言，而予又求先生之教于身。先生從萬死一生，中幾經磨練，參求而豁然透悟，乃始拈出。既而顯道救世，身印俱忘，自不厭不倦而後。

見此心行鋤強討叛聲色不  
煩有用道學形於

聖主之贊嘆自却萊墮都而後  
見此作為兩軍對壘弟子雲  
從制府轅門即爲師壇講院  
自陳蔡絃歌兩階干羽而後

見此氣象慎儀有伊川之整  
肅觀書有朱子之研窮反已  
有日省之勤遷改有喜聞之  
勇諫每批鱗而不以節顯清  
携琴鶴而不以廉聞大哉先  
生可謂希聖而聖集羣賢之

大成凡所願學而依歸者舍  
先生無之矣尚何疑哉昔孟  
子言稱堯舜而推尊孔子以  
為生民未有蓋堯舜之道須  
孔子而明不知孔子何由知  
堯舜故尊孔為法堯舜地此

孟子之真稱堯舜也孔子而  
後人尊濂洛予以為濂洛之  
道至先生而大明蓋良知所  
以善發太極致良知所以善  
體識仁欲溯濂洛必自先生  
夫以先生之有功于濂洛則

謂自孔子以來未有盛於先  
生可矣登寡昧未能盡先生  
之大而蚊蝱飲海畧預其味  
且仰見陳公之表章嘉惠余  
君之同心鋟梓皆服之誠而  
為後學之慮也切故敢昌言



之以副其指若先生則奚待  
予言宗旨具存自然彌久彌  
尊百世俟聖人而不惑也

萬曆己酉冬吉同郡後學周  
汝登頓首撰

王門宗旨序

陳督學長卿謁新建公祠以正學訓諸生  
媿媿既思曰先生功在西江顯著學以西  
江人傳且信顧海宇于先生學疑情未斷  
則不旨于味之過敬托少叅周公繼元大  
司成陶公周望于先生學撮其大旨令諸  
人士望的而趨德意甚盛二公竭日夜力

于先生片言有關學脉者必錄如徐曰仁  
王汝止汝中錢德洪爲先生高足者言必  
載書成名曰王門宗旨山陰令余君有志  
斯道走使屬元標一言引其端元標謹拜  
手言曰夫今以良知爲出自王先生者誣  
也夫子及門之士如由非所稱聞善必行  
者乎呼而告之曰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

曰知德者鮮孟子在戰國一則曰不慮而  
知者良知曰見知聞知以知為教是自孔  
孟時已然竄後諸大儒出曰學在知其所  
有朱考亭氏釋格物亦曰人心之靈莫不  
有知諸儒先何嘗不諄諄以知開示於我  
顧當訓詁沉溺之後先生抉此二字以覺  
羣迷若謂先生獨創也者不知非先生臆

言聖賢所已言也古有單方久塵故牒有  
僥得之持以活人者羣醫輒詫以為我輩  
百方試之良苦柰何一匕有餘有聞而喻  
之曰方以治病病已方可除識者以為名  
言良知者度世之一筏既度無事筏矣竊  
嘗謂先生之學直接陸子或者又謂陸子  
與先生學皆禪不知知禪者然後知先生

學知先生之學斯能知禪倘未嘗以身研  
兩家情狀先以意見橫入曰此禪此儒以  
自闕闕人禪與儒兩寬亦并以自寬于先  
生學無損元標生也晚猶得聞及先生門  
者謦欬竊竊然疑之廼任其僻愚自尋徑  
竇叨天之靈庾數十餘年始知先生言備  
嘗艱阻直證天德與近世剽譚者霄淵故

嘗有言曰予初不信良知者乃所以信良知也良知即乾知大始之謂本自皜皜本自慥慥不以識識不以知知非剛健必墮于欲非篤實必二三其德體乾之健法恒之久殊可與入而世以詭譎辨博圓融遷就沉溺欲海為家舍是良知蠹賊先生而起掩耳何疑嗟乎學無門可入則苦茫蕩

有門可守亦屬藩籬子不云乎曰無知也  
由茲門至于六通四辟無宗而無不宗斯  
又善會王門之旨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行且分孔氏庭何論王門天下萬世寧無  
其人乎予與前諸君子日望之矣是亦長  
卿使君傳宗旨意也

皆



萬曆庚戌歲孟秋月吉旦吉水後學鄒元

標爾瞻甫頓首拜撰

王門宗旨敘

王門宗旨者不佞校士會稽時求陽  
明王先生與其高弟遺書書多散佚  
因請之少叅海門周公銓次其師弟  
論說而萃為一編者也首先生語次  
徐曰仁語次王汝止錢德洪語而王



汝中語終焉曰宗旨者亦昔人云曾  
氏之傳獨得其宗之意也書成太史  
石簣陶公手訂之不佞獲卒業因屬  
山陰余今君刻之先生祠中而叙其  
意曰自宋儒先倡道以來其於張皇  
渺緒摛抉微言以揭示承學者可謂

至矣主靜定性明其本用敬致知舉其功今其遺書具在可覆也然當時及門之徒已不能盡守其師說而愈遠愈離甚至以盡性之旨而為溺心之資詞章訓詁沉錮已極後雖一二崛起之儒潛悟超契心知其謬而不

能救也至陽明王先生良知之說出  
冥善惡一動靜泯照妄徹終始外內  
總天地萬物之變而攝於人心之精  
靈易簡直截一洗語言文字之陋當  
時聞者如夢而覺如醉而醒如亡子  
而見父如行人之反其舍家傳心印

人關悟門昔去之萬里今遇之跬步  
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先生所直指  
者人心本來之靈而人亦惟自見其  
心之靈而已先生之學初亦泛濫於  
詞章出入於老釋自謫處窮荒困衡  
動忍蚤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不

覺呼躍始信聖道吾性自足伎倆見  
趣一無可倚而其為教則初言存天  
理遏人欲繼言知行合一萬物一體  
及江西定難以後始揭致良知為真  
聖門正法眼藏故先生每自言三字  
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誑語也夫先

生為學者言之似易而其自得之實  
難學者歆自得其知不啻難而得之  
先生則甚易於是有所以不思不慮之  
旨而流於弄精魄以無善無惡之解  
而藉以長恣睢者矣此豈先生之教  
使然也哉夫博學詳說本以反約而



支者離本直指頓造本以見性而誕  
者蹈虛古語所以有還珠之誚程門  
所以發扶醉之嘆也自曰仁而下語  
各言其所得錢氏守繩墨二王多超  
悟然於以發明良知則一致無枝指  
也嗚呼學者誠得海門公所謂宗者

而契之持以讀是編則幾矣

淳梁陳大綬撰



王門宗旨總目

卷之一

陽明語抄一

語錄

七十五則

卷之二

陽明語抄二

書

三十一首

卷之三

陽明語抄三

奏疏

七道

卷之四

陽明語抄四

奏疏

七道

卷之五 陽明語抄五

奏疏 三道

序 十首

記 三

卷之六 陽明語抄六

公移 三十八道

卷之七 陽明語抄七

雜著 十六篇

詩 五十九首

卷之八 心齋語抄

語錄 六十三則

書 三首

論 一篇

歌 六首

附 二篇

卷之九 日仁語抄

語錄 四則

附 三篇

卷之十 緒山語抄

語錄 三十三則

說 一首

書 三首

序 二首

禠著 二篇

卷之十一 龍谿語抄 一

會語 十六則

卷之十二 龍谿語抄二

會語 九則

卷之十三 龍谿語抄三

答問 七則

書 三十二首

說 三首

卷之十四 龍谿語抄四

禠著 十二首

序 四首

題辭 五首

記 二首

詩六

祭文二首

總目終



王門宗旨

王陽明先生語抄目錄

卷之一語錄

七十五則

卷之二書

三十一首

答顧東橋

答陸原靜

二

答倫彥式

與唐虞佐侍御

答鄒謙之

二

答友人

答魏師說

與馬子莘

與毛古庵憲副

二

與黃宗賢

二

答以乘憲副

與戚秀夫

寄安福諸同志

與王純甫二

答王天宇

寄李道夫

答徐成之二

答儲柴墟二

寄楊遂庵閣老

答方叔賢

與安宣慰三

答人問神仙

卷之三奏疏

七道

諫迎佛疏

申明賞罰疏

攻盜二策疏

橫水相岡捷音疏

泃頭捷音疏

辭免陞蔭疏

江西捷音疏

卷之四奏疏

七道

擒獲宸濠疏

乞寬稅糧疏

水災自効疏

四乞省墓疏

徵糧稽遲疏

赴任謝恩疏

報思田平復疏

卷之五奏疏

三道

自効不職疏

邊方關官薦才疏

八案斷藤映捷音疏

序 十首

別三子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別湛甘泉序

別方叔賢序

贈周瑩歸省序

山東鄉試錄序

重刻文章執範序

送閩人邢允序

送林省吾序

送黃敬夫序

記 二首

從吾道人記

尊經閣記

象祠記

卷之六公移

三十八道

選棟民兵

諭各府父老子弟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兵符節制

批韶州府留兵申

批將士爭功呈

告諭瀕頭巢賊

議處河源餘賊

優獎龍縣丞牌

告示在城官民

牌仰沿途慰諭軍民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告諭軍民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糧呈

褒崇陸氏子孫

批邵提學乞休呈

南贛鄉約

旌獎節婦牌

興舉社學牌

議處官吏廩俸

申諭十家牌法

頒行社學教條

告諭頑民

批瑞州府告病申

批南康府勸留蔡教授申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申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經理書院事宜

咨六部伸理藝元亨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牌行保昌縣禮送故官

犒獎儒士岑伯高

牌委趙指揮留剿餘賊

緜柔流賊

告諭村寨

卷之七 禱著 十八篇

見齋說

書東齋風雨卷後

竹江劉氏族譜跋

諭恭和楊茂

書樂惠卷

書佛郎機遺事

客坐私祝

書王一爲卷

書張思欽卷

書黃夢星卷

徐昌國墓志

方節菴墓表

瘞旅文

祭楊士鳴文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策三問



詩五十九首

憶諸弟

贈陽伯

和湛元明八首

有序

憶別

泛海

觀傀儡次韻

山中示諸生五首

淞陽別諸友

有引

與沅陵郭掌教

別余縉子紳

次樂伯子韻四首

有引

太息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重遊化城寺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重遊開元寺

睡起偶成二首

啾啾吟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別林汝桓二首

夜月二首

夜坐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詠良知四首

示諸生三首

答人問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別諸生

中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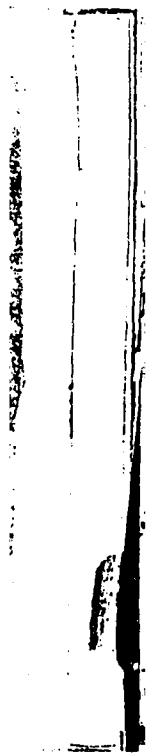
復過釣臺

西安雨中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寄及之

長生

夢中絕句



王門宗旨卷之一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一

語錄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  
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

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

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  
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  
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  
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  
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功夫學  
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  
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  
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

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  
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  
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  
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  
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  
人安能豫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  
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  
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  
必別尋箇上達的功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謂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有  
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  
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  
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  
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  
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  
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  
爲主未必能循理

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  
榦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  
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  
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  
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  
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倒看得  
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  
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

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  
心體這心體卽所謂道心體明卽是道明更無  
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  
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  
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  
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  
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  
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  
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  
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  
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  
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  
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  
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

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  
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  
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  
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  
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  
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  
迷也

唐詔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  
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

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

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卽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卽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若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

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  
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  
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  
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  
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  
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  
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  
皆不得其職



阿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  
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  
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  
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  
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  
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  
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  
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卽萬象森然

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  
有精精中有一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  
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  
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  
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  
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  
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

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  
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  
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  
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  
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  
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  
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  
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

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  
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  
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  
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  
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旣  
非惡卽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  
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  
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若全無好惡却是無知  
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

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卽是不會好惡一般曰去  
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  
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卽去亦不累心若着了  
一分意思卽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  
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  
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  
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  
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  
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

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憲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  
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  
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  
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  
體從令若無主宰便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  
是不肯移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

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  
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  
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  
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  
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  
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  
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  
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



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蕭惠問曰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已之心方能克已能克已方能成已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已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已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已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已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

已不會爲箇真已先生曰真已何曾離着軀殼  
恐汝連那軀殼的已也不會爲且道汝所謂軀  
殼的已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  
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  
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  
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  
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  
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  
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

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  
這箇纔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  
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  
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  
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  
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  
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  
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  
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若是那

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已這箇真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

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已必須用着這箇真已  
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已的本體戒慎不覩  
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纔有一毫非禮  
萌動便如刀割如鍼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  
拔了鍼這纔是有爲已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  
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已之心不能克已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  
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  
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

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  
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  
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  
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  
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  
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箇真要求爲聖  
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  
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

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人若知道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于中國裳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  
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  
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胃中皆  
傷食之病也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水炭相  
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  
體上纔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  
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關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

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  
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  
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  
之中添燃一燈

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  
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  
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  
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  
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

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會跌倒的樣  
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  
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  
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  
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  
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  
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  
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

五門宗古 卷一  
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太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下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  
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  
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  
更有何樂可代

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  
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會中渣  
滓渾化不使有毫髮粘帶始得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  
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

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

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

善雖如此說亦無太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



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  
知亦不可爲天地矣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  
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  
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  
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  
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  
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

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  
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  
良知本無知今却要  
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  
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  
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  
原是睿智聖人只是一能之耳能處正是良知  
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  
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  
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  
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  
闔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  
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  
卽天也

問知譬曰欲譬曇曇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  
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  
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  
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  
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  
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  
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  
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  
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

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

王門分註 卷一  
毫他只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  
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  
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卽有二了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  
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  
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  
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  
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  
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

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  
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  
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  
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某要求元聲不可得恐  
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  
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  
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  
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  
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

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  
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  
歌未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未律和聲律只  
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  
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  
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  
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  
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  
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准又



何處取得准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甕其流必歸於文  
過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  
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  
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  
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  
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

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  
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  
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  
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  
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  
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  
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  
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

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  
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  
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  
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個眼若見得怒時眼就  
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  
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  
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  
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  
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

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義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

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  
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歎先生自  
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  
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  
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  
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  
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  
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

王門宗卷一  
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  
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  
履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曾次使天下之人  
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  
是聖人的真血脈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  
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  
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  
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

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瀨街人  
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  
止圭角未融蘿石悅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  
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  
試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  
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  
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  
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  
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

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  
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爲外  
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  
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  
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人的力量因指亭前竹  
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  
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  
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



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等意思都要說與諸公知道我這裏言格物自重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功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  
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會見否衆曰見  
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還見否衆曰不見佛  
說還未見性此義大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  
見爾之見性常在之心神只在有觀有聞上  
馳騫不在不觀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視不聞

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功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之。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功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以在外者之間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

非道無往而非功夫

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  
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  
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  
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  
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  
功不知此是功夫 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  
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安帖若纔下

得些功便說

是爲情

一友自歎私意

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

他卽去先生曰你爲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  
根當下卽去消磨便是。一命功夫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  
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  
且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  
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閉  
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  
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  
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  
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  
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  
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一聞人是天地的心曰  
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  
天塞地中間  
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  
隔了我的靈明  
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

我靈明誰

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

辯他深鬼神

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

祥天地鬼神萬物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

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却天地鬼神萬物亦

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

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

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

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有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與

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  
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  
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  
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  
言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而傲必不孝為臣而  
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  
故象與丹朱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  
生諸君常要  
心本天德之理所精明



明無纖介染

一無我而已曾中不可

有有卽傲也

入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

而已無我自能謙

小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

魁

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  
諸掌乎且入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  
少文理却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  
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  
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

王門宗旨卷之二 卷一  
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  
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  
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山陰王應選叅校

王門宗旨卷之二